

宋代文化研究

(第十六辑)

(上)

四川大学 [儒藏] 学术丛书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宋代文化研究

第三十六輯 ①



宋代文化研究

(第十六辑)

(上)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静
责任校对:王会豪
封面设计:米茄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文化研究. 第 16 辑 /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 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
社, 2009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ISBN 978-7-5614-4233-3

I. 宋… II. ①四…②四…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
宋代 IV. K244.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2403 号

书名 宋代文化研究 (第十六辑)

作 者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编
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233-3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25.375
字 数 6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2 000 册
定 价 68.00 元(上、下册)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 www.scupress.com.cn

宋代文化国际研讨会论集

(文学卷)

目 錄

通 論

- 宋代：中國文章學的成立 王水照 慈 波 (1)
論宋文化的定位與爭議 龔鵬程 (20)
頌揚精神的回歸
——論宋代文學批評家對“承平氣象”的推崇
..... 王德明 (50)
從“成體之文”到“成體之詩”
——古文運動對江西詩派的典範效應 林湘華 (62)
試論金室南渡後散文理論的“平易”與“奇古”之爭
..... 王 永 (94)
翰林學士與宋代詩歌略論 唐春生 (102)

分體研究

- 論宋啓 曾秉莊 (119)
論宋詞的藝術特徵 謝桃坊 (140)
文賦在宋代成熟之原因 嚴 傑 (156)
“荊公體”別解 劉成國 (166)
“太學體”及其周邊諸問題 朱 剛 (174)
論宋代的經義 祝尚書 (199)
論宋元“小唱”之名同實異 趙義山 (230)
博觀約取與宋詩之學唐變唐
——梅迪奇效應與宋刊唐詩選集 張高評 (238)

專人研究

- 晁迥研究 池澤滋子 (280)
范仲淹與晏殊 劉德清 (309)
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
——試論宋祁的詩歌創作及其影響 段莉萍 (328)
蘇軾歌詠朝雲的詩和詞 保刈佳昭 (344)
蘇軾對蘇過寫作的啓示與影響
——以詩歌寫作為例 楊景琦 (360)
蘇軾的兩難選擇 林繼中 (379)
蘇軾的士大夫特質 孫民 (393)
蘇軾文藝審美理論六題 詹杭倫 (401)
宋僧惠洪交遊人物考舉隅 周裕鑄 (419)
汪藻及其四六文研究 施懿超 (461)
略論《瀛奎律髓》所收錄的陸游作品 三野豐浩 (490)
高元之及其楚辭學考述 陳煒舜 (523)
“一樣心事的爲誰”
——宋人詠王昭君詩論析 漆永祥 (548)

專書研究

- 略論《歐陽文忠公集·居士集》
作品繫年的成就與不足 洪本健 (594)
論《宋詩拾遺》的文獻價值 王友勝 (602)
《〈宋詩紀事〉補正》歐陽修詩分析 王嵐 (610)
從南宋詩僧詩文集的刊刻流傳情況看南宋詩僧與日本
五山詩僧的密切關係 許紅霞 (632)
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宋刊《劉夢得文集》流傳概略
..... 劉衛林 (654)
《全宋詩》劉克莊詩補正及相關問題 李更 (668)

專題研究

- 談宋代的“潤筆” 王兆鵬 (701)
試論宋人的年譜觀 吳洪澤 (713)
名人品題
——宋代文學傳播方式研究之一 譚新紅 (735)
硯屏始作考兼及幾首硯屏詩 呂肖奐 (752)

其他研究

- 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結 連心達 (768)
韻文何必入詩集 劉尚榮 (790)
高唐神女母題宋代嬗變之一種
——以宋人筆記《永康倡女》為例 李曉珏 (792)

宋代：中國文章學的成立

王水照 慈 波

(復旦大學)

宋代是我國封建文化發展的高峰時期，正像歐陽修所說的那樣：“聖宋興，百餘年間，雄文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①。創作的繁榮也推動了批評的發展。熙寧四年（1071），《六一詩話》問世。幾年後，楊繪的《時賢本事曲子集》也告完成。作為歷史上第一部詩話和詞話，這兩部書正是當時譚藝風尚的體現，也是中國詩學與詞學發展過程中標誌性的成就。而文由於其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亦備受關注。宣和四年（1122），王銓完成了《四六話》，並宣稱“詩話、文話、賦話各別見”^②。他的這部文話未見傳世，如果嚴格地界定，第一部文話應該是陳騤的《文則》，該書成於南宋乾道六年（1170）。此後，文話蔚然勃興，無論是本事叢談、月旦篇章、考辨真偽，還是精到的理性闡釋，都在文話中一一呈現。作為文章批評的最重要載體，文話在宋代的興起標誌着中國文章學的成立。

① 《范文度摹本蘭亭序》（集本），《歐陽修全集》卷一三七，2164頁，北京：中華書局，2001。

② 王金至：《四六話·序》，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

文話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重要著作體裁，它以話文為主要性質，分析品評作家作品，記錄本事叢談，闡釋文章演進軌迹，敘述文章流派遞嬗，並結合具體作品而雜以考訂、辨僞、輯佚等多方面內容，形式多樣，內涵豐富，是以專集形式出現的文章學著作。文話在宋代興起，與人們對“文”的認識逐步深化密切相關。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文”是一個內涵豐富且變動不居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具有特定的含義。“文”既可作為共名，又可單獨指稱，與“文章”、“文學”、“古文”、“駢文”等概念有着複雜的分合關係。在上古時期，“文”並不具有現在常言的“文學”之意。據《說文解字》：“文，錯畫也，象交文。”其本意是指物象的交錯。這首先反映在人們對自然的認識上，如《易傳·繫辭》就以此為卦象的直接來源：“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①由天文而及于人文，“文”進而指向禮樂等文化現象，如孔子稱堯、舜所謂的“煥乎其有文章”^②，稱頌周代所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③，都是指其禮樂文化而言。推而廣之，“三代之時，凡可觀可象，秩然有章者，咸謂之文。就事物言，則典籍為文，禮法為文，文字亦為文。就物象言，則光融者為文，華麗者亦為文。”^④此時的“文學”一詞也多指文獻、博學

^① 《周易·繫辭》，見《唐宋注疏十三經》之《周易注疏》卷八，114頁，北京：中華書局，1998。

^② 《論語·泰伯》，見《唐宋注疏十三經》之《論語注疏》卷八，54頁。

^③ 《論語·八佾》，見《唐宋注疏十三經》之《論語注疏》卷三，19頁。

^④ 劉師培：《廣阮氏文言說》，《左盦集》卷八，《劉申叔先生遺書》本。

等意，如孔門四科之分中的“文學”，體現了泛文化的傾向。到漢代，隨着辭賦、詩歌等文學體式的迅速發展成熟，“文”也逐漸分化為“文學”與“文章”兩途。“文學”則偏向於學術，如《史記》所言：“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①，“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②，都可見其間對學術的重視；而班固所說的“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③，則可見當時“文章”多指文辭，與學術已有分別。在單稱時，“文”多與“詩”對舉，指向於辭賦等作品。南朝時，韻文盛行，而筆劄公文等體制也日臻成熟，因而又有“文”、“筆”對舉之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④。這種區分是和當時的文學發展情況相適應的，“文”略近於所謂的“純文學”，“筆”則略近於“雜文學”，“韻”也僅限於腳韻。隨着駢體的壯大和時人對文學形式的熱衷，“文筆”說又有進一步的發展，蕭繹總結為：“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⑤這種見解超越了單從腳韻的形式區分文、筆的局限，對文學的情感特質有了深入的認識。這種區劃正與駢文的講求聲律、注重藻繪相合，因此實際上是推重駢文的表現。但如果過於強調這一標準，就必然導致符合“文”之條件者過少，正如黃侃所云：“就永明以後而論，但以合聲律者爲文，不合聲律爲筆，則古今文章稱筆不稱文者太衆，欲以尊

① 《孝武本紀》，《史記》卷一二，45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

② 《太史公自序》，《史記》卷一三〇，3319頁。

③ 班固：《漢書》卷五八，2634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

④ 《文心雕龍·總術》，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卷九，65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⑤ 蕭繹：《金樓子·立言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而反令文體狹隘，至使蘇綽、韓愈之流起而爲之改更，矯枉過直，而文體轉趨於枯槁。”^① 韓愈、柳宗元等人力矯駢文之弊，復以振興古道自任，“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同時以古時典籍爲學習的對象，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廣泛吸納，含英咀華，從而形成一種以單行散句爲主的新文體，也就是他們所大力倡導的古文。宋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大家繼起，真正確立了古文的優勢地位。“唐時爲古文者主於矯俗體，故成家者蔚爲鉅制，不成家者則流於僻澀。宋時爲古文者主於宗先正，故歐、蘇、王、曾而後，沿及於元，成家者不能盡闢門戶，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②，雖然與唐代相比，宋代文章矯俗的銳氣稍有不及，但是繁盛的局面顯然有所過之，而且文章的觀念更爲普及。“隋唐以上，詩集、文集之體未分”，“考《隋書·經籍志》，則所列集名，大抵皆兼括詩文各體，且多儼詞韻語之文。唐宋以降，詩集文集，判爲兩途”^③。從詩文互融到文筆之分，再到古文崛起，迨至宋代，“文章”的內涵與概念都已經趨於穩定，爲文章學的成立奠定了學理基礎。

這種趨嚮在目錄的分類上也有顯著的體現。“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爲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④ 但是，這一類詩文評論在宋以前的目錄當中歸類頗爲淆雜。^⑤ 如《文心雕龍》與《翰林論》在《舊唐

① 《總術》，黃侃《文心雕龍劄記》，213頁，北京：中華書局，1962。

② 《龜藻集》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九，2273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

③ 劉師培：《論文雜記》之七，113~11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④ 詩文評類小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2736頁。

⑤ 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五章“詩話論”對此有論述，可參看。

書·經籍志》中就被列入總集類，而《典論》則被歸於儒家類當中，正像馬端臨所分析的，“前代志錄散在雜家或總集，然皆所未安”^①。這一方面表明當時詩文評論之類著述尚不多覩，另一方面則是批評的獨立意識尚未覺醒，沒有充分認識到此類著述在性質上與總集、雜家有所區別。這在宋代有了根本性的轉變，“《隋志》附總集之內，《唐書》以下，則並於集部之末”^②。宋代的絕大多數公私書目，都將評文之類的著述單獨歸為一類，附於集部當中。《崇文總目》以之單列為“文史”類；《新唐書·藝文志》雖未單獨從總集中分出，但是在相關著作之後又注明“凡文史類四家”；其他如《中興館閣書目》、《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通志·藝文略》都毫無例外地設立“文史”類，收錄評文論史之類的著述。這表明，作為一種專門的著作體裁，文章之學已經開始得到重視並且逐漸獨立。

文章學成立於宋代也與文評類著述的實際發展情況相一致。我國評“文”之作發達甚早，秦漢典籍中就不乏論“文”的精到之語。但是當時“文”的內涵多指向於文化，詩文也融而未分，因而不能看作是獨立的文章批評。降至六朝，文事漸興，獨立論著也開始出現。最早的曹丕《典論·論文》兼論各體，但該文已經殘佚。劉勰的《文心雕龍》可以稱作是彌綸群言、兼綜條貫的詩文評著作，但其着眼點為綜括“文”、“筆”的“雜文學”，並不局限於文章一隅。至於其他較著名的評述文章著作，如晉代摯虞的《文章流別論》、李充的《翰林論》都僅存斷璣殘璧。梁代任昉的《文章緣起》，以八十四門分論文章，但今本頗有僞作的嫌疑。至唐代，隨着古文地位的上升，人們討論文章的熱情也日

①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四八，195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

② 詩文評類小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第2736頁。

益高漲。韓愈、柳宗元、李翱、裴度、李德裕等人都有不少單篇文字論述文章的作法，獨立著作也頗為盛行，但諸志著錄如白居易《制樸》、任博《文章玄格》、倪宥《文章龜鑒》、孫郃《文格》、王瑜卿《文旨》等著作均未見傳世。可見的杜正倫《文筆要訣》亦不過論及語詞用法，寥寥數則而已。但是不可否認，這些理論探討為宋代文章學的發展做了良好的鋪墊。

降及宋代，文章批評論著大量湧現，如王銓《四六話》、楊困道《雲莊四六餘話》、陳驥《文則》、張鎡《仕學規範·作文》、陳模《懷古錄》、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王應麟《辭學指南》、王正德《餘師錄》等等，蔚為風氣。而且其著作體裁完備，幾乎涵蓋了後世文章學著述的所有類型。這標誌着中國文章學在宋代已經成立。以類型而言，可分為：

(1) 隨筆雜記類。文話初興之時，和詩話、詞話頗為相似，多為文人一時興到之作，信筆記錄，“以資閒談”^①。王銓就“類次先子所謂詩賦法度與前輩話言，附家集之末，又以銓所聞於交遊間四六話事實，私自記焉”^②。這類文話反映了文話初興時的本初面貌，不以深闢的理論和嚴謹的結構取勝，隨處生發，也往往不乏獨到的見解。從體制上稍加識別，它們多具說部性質，可目之為隨筆雜記類。《過庭錄》、《荊溪林下偶談》、《浩然齋雅談》、《朱子語類·論文》、《習學記言序目·皇朝文鑒》、《黃氏日鈔·讀文集》等都可歸入這一類。在形制上，它們多以條目的形式出現，這是適應隨筆記錄的一種合理體式。在創作意圖上，它們都非刻意撰述之作，往往只是在講學、閱讀或交遊中偶有感觸而信筆記錄下來。在主題上，由於記錄內容的隨機性很大，它們一般多缺乏共同關注的焦點。這些特徵一方面反映了它們理論性

^① 《詩話》，《歐陽修全集》卷一二八，1949頁。

^② 王銓：《四六話·序》，1頁。

的不足，另一方面也給它們帶來了靈活表達的自由。

(2) 理論著作類。在文話的演進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邏輯性較強、理論色彩較為濃厚的著作。像陳驥的《文則》，就從修辭等角度對文章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頗富理性思辨意味；《履齋示兒編·文說》對文章技法進行了較為細緻的分析，自成規模。這類文話可目之為理論著作類。相對而言，理論著作類文話較有系統性，理論層次較高，論述條理明析，體裁比較嚴整，在理論上也各有貢獻。理論著作類文話的層次雖不統一，但其創作態度一般都較為認真，編排方式也較有主題性，這也增強了文話自身的理論價值。

(3) 資料彙編類。有些文話不專主獨抒己見，它們只是搜羅他人對於文章的評論，按照一定的順序加以編排，但對於資料的取捨鑒別以及分別部居也能反映出編者的識見與論文蘊向。這類文話可稱之為資料彙編類，它們的價值更多地體現在搜集處理文獻上。張鑑的《仕學規範·作文》、王正德的《餘師錄》都屬於這一類。總的來說，資料彙編類文話集中了相關論述，為深入瞭解和加強研究提供了便利。由於書籍流傳中會出現訛誤和散佚，這些文話又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

(4) 選集評點類。文章評選是文壇時代風習的反映，對所選文章加以標抹圈點，揭示其結構脈絡，可以具體而微地展示文章作法。這些選集經常附有對作家和文章的評論，將之彙編成冊，即構成文話中的獨特形式——選集評點類。在宋代，呂祖謙的《古文關鍵》、樓昉的《崇古文訣》、謝枋得的《文章軌范》以及林子長、魏天應編注的《論學繩尺》即為其中的代表。由於以文章選集作為載體，選集評點類文話具有直觀體悟的特點，其評議注重靈感會通，往往只以片言隻語就點明文章關鍵。其次，這類文話講求實用，多用意於具體章法的講析，有開示門徑的作用。其三，它們一般都是授徒講學時的讀物，和科場文體有密切聯

繫。其四，其語言具有口語化特徵，“只期切當，無嫌俗語”^①。

這四種類型構成文章批評著作的基本格式，此後的文章批評著作體裁都以此為基準，僅有局部的調整與演變。如資料彙編類中又出現根據材料性質進行分類編排的樣式，以明代高琦《文章一貫》為代表。而選集評點類也有依據不同寫作方法而類分的種類，如唐文治《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就依局度整齊法、輾轉旋轉法、格律謹嚴法、鷹隼盤空法等分為四十四類，各類之下選文加以評點、闡釋。另外，在發展過程中也有類型相互融會的現象出現。如張相《古今文綜評文》本屬選集評點類，但此書對各種文體的體制、作法進行精細的分析，探幽索隱，其實已經隱然具有理論著作類的規模。但這些演變並未導致新的體裁出現，可以說，宋代的文評著作為繼起者奠定了體制基礎。

宋代文章學著作的內容也是很豐富的。有對作家作品的評析，如黃震推重韓愈，許之以“孔孟而後，所以辨析義理者文公一人而已”，論其文則以為“文公之所以為‘文’者，其大若此，豈曰‘文起八代之衰’，止於文字之文而已哉”^②？可見他以義理為本位的評文標準。他欣賞歐陽修和蘇軾在文章創作上的傑出成就，聲稱“言文章者必于歐蘇”^③。對於王安石，又指出其“記志極其精彩，彷彿昌黎，雖有作者，莫之能及”^④。也有對文章風氣的論述，如《浩然齋雅談》有條目稱：“宋之文治雖盛，然諸老率崇性理，卑藝文。朱氏主程而抑蘇，呂氏《文鑒》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遺落者，極可惜。水心葉氏云‘洛學興而文字壞’，至哉言乎！”^⑤概述了理學興起對藝文所造成的衝擊，精當

① 《古文關鍵》卷首《凡例》，《叢書集成》本。

② 黃震：《黃氏日鈔》卷五九，《四庫全書》本。

③ 黃震：《黃氏日鈔》卷六一，《四庫全書》本。

④ 黃震：《黃氏日鈔》卷六四，《四庫全書》本。

⑤ 周密：《浩然齋雅談》卷上，12頁，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明瞭。還有對文章風格與作法的把握，如呂祖謙提出要“先見文字體式，然後遍考古人用意下句處”，“第一看大概主張，第二看文勢規模，第三看綱目關鍵，第四看警策句法”^①。由體制而章法、句法，逐層深入、細化。他還總結出各家文章的風格特徵，如歐文，要學其“平淡”；蘇文，則看其“波瀾”，都屬於有得之言。也有軼事叢談的記載，如《朱子語類·論文》即論及陳師道從曾鞏學文而得文字簡潔之法，甚至還有文獻考訂方面的文字。可以說，這些著述對於重要的文章學理論領域都有所涉及，涵蓋了本體論、創作論、體制論、價值論、鑒賞論、方法論等諸多方面。其中所運用的批評術語如用意、認題、關鍵、綱目、文勢、格、法、章法、句法、體勢等，也多為後世所沿用。與此後的著述相比，宋代文章學的理論成就之深度容或未逮，但是發凡起例、引領來者的功績不可忽視。

二

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學批評體裁，文話與詩話、詞話都興起於宋代，並在此後徑途日闊，蔚為大觀。從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這顯然不是偶然與孤立的。鄧廣銘先生曾指出：“宋代學術文化的發展，其所達到的高度，可以毫不含糊地說，在中國已往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是不但空前而且絕後的。也就是說，它固然是由秦漢到隋唐諸代的文化發展的一個高峰，而以其後的元明清三朝與之相較，也很難找出其有什麼大為優越之處。”^② 正是博大精深的宋代文化為文章學的發展提供了合適的契機，並為它的持續發

① 呂祖謙：《總論看文字法》，《古文關鍵》卷首，《叢書集成》本。

② 鄧廣銘：《論宋學的博大精深——北宋篇》，《新宋學》第二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